

說部叢書

第二十四集  
第四編

筆記小說

哀吹錄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 有 興 趣 之 小 說



林

說



每集二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

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年月報中短篇一百餘種。彙刻成集。名為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四年四月十九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五月六日初版發行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二十日再版發行

(哀 吹 錄 一 冊)

(每冊定價大洋貳角)

著 原 著 者

法 國 巴 魯 薩

作 譯 述 者

閩 侯 林 家 麟  
靜 海 陳 家 麟

發 行 人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模

印 刷 人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模

分 售 處

北 京 天 津 保 定 奉 天 龍 江 占 林 長 春  
西 安 太 原 濟 南 開 封 成 都 重 慶 漢 口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長 沙 安 慶 蕪 湖 南 京 南 昌 杭 州 蘭 谿  
福 州 廣 州 潮 州 桂 林 雲 南 澳 門 香 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 哀吹錄

## 獵者斐里樸

獵者呼亞魯溫曰。趣行趣行。飯香生矣。少緩且不及。亞魯溫如言力奔。獵者曰。勇觀爾行草磧之上。狀乃如鹿也。此時獵者已先至。臥於樹根。待亞魯溫。以亞魯溫行緩迷路。所以後至。獵者之旁有狗。四方噓氣而喘。汗狗見亞魯溫狂奔。似亦心憫其瘁。亞魯溫既侏且胖。狀似文人。蓋新爲知事。素不習武。穿林踐石。狀至艱劬。且禾稻初刈。留根於地。嵯岈難步。而驕陽復燭。其面汗出如濯。亞魯溫胖而防跌。左右蕩漾如驅。薄笨之車。時爲九月殘暑尙酷。勢將下雨。雲聚日沈。黑陣自西而東。勢若奔馬。蔚藍之天。已加面幕。纖風不生。氣蒸如沸。類合地球中熱氣。悉叢是間。四圍皆高樹。空氣爲之間。格林斷處。日光下布。烈過沸瀋。亞魯溫奔至獵者之前。餘距尙丈餘。此身似已投入沸鼎之中矣。時百鳥噤聲。小樹枝亦靜寂。無動。亞

魯溫苦乃愈。酷獵者則吸菸仰視日行之度。似交五點。咄嗟間。亞魯溫亦至。言曰。此爲何地。語次以背倚樹而喘息。視獵者臥處。尙隔一小溝。本宜竄躡而過。然心頗弗適。獵者則臥纖草之上。擲其殘菸曰。汝問我耶。卽我亦不知爲何地。亞魯溫曰。斐里樸。汝在西伯里亞久。竟忘本國地名矣。亞魯溫語次目視道側之碑。碑去亞魯溫可百步之遠。斐里樸倚鎗而立。言曰。我知之矣。卽趨向道側之碑曰。亞魯溫尙左行。卽至十字路口。趣卡森。亞魯溫上其冠言曰。行也。斐里樸吹氣引狗同行。四狗卽騰奮隨其主人。斐里樸曰。尙須行六英里。彼間村莊必爲貝累替。亞魯溫曰。天乎。汝意欲至卡森乎。汝第前。吾不更往矣。吾意欲少留於此。卽盛雨驟至。亦無恤。汝先歸以馬至。吾若恃脚力。決不能前。汝今日竟以我爲戲矣。行獵本以適意。奈何。離村過遠。奔走竟日。吾筋力悉罷。且奈何。旣饑復勞。但飲一盃。何足果腹。亞魯溫語後。坐於路碣之次。去其鎗。並獵囊。長吁垂首。斐里樸者壯而善走人也。曰。汝試觀。法國人乃有疲茶如是耶。亞魯溫汝果易地爲我居。西伯里亞六閱

月者。則將。語立止。以目向天。似心緒。唯上帝知之。不復更示。一人者。復改口曰。亞魯溫。汝再鼓其氣。便可至家。一懈其力。決不能至。亞魯溫曰。吾素逸。不耐此勞。決不能再步矣。蓋此二人者。神情迥然。亞魯溫年近四十。視之。乃如三十許人。斐里樸年甫三十。望之大似老蒼。二人襟上各綴一花。似爲徽章。表示爲上等人者。斐里樸自冠下微露其髮。黑白參半。類鵲羽。亞魯溫鬢毛純黑。若爲膠青所刷。逾於年少。斐里樸高而瘦。然至強健。顏色青黃。似經艱危。百變者。亞魯溫顏色紅鮮。素養尊而處優。故成此狀。唯今日同爲驕陽所炙。則頗一致。二人股上均爲污泥。所濺。斐里樸仍力趣亞魯溫上道。曰。不過一句鐘。爾我可以解衣同飯。不寧佳邪。亞魯溫笑曰。汝殊不近人情。且不知情愛。斐里樸聞言心動。似有所觸。容色頓變。然尙忍淚未落。力竭其悲。不令亞魯溫知之。仍以目注視亞魯溫。顧亞魯溫出之。無心不期。猝中斐里樸之心。病亞魯溫心至靈。盤知出話機鋒。適觸斐里樸心緒。立忘其罷。卽強起疾從。斐里樸之後。而心中則至懊悔。行次斐里樸引亞魯溫之。

手曰。吾有蘊蓄。今日不能猝語。續當奉白。蓋斐里樸知亞魯溫已萌悔心。故欲據懷相告。二人無言。徐向卡森而行。斐里樸神情稍定。而亞魯溫既釋於懷。而脚力之疲復作。且行且覓人家小住。行至岔路之上。忽林間有炊煙一縷。因凝立不行。見林間簷牙已高出。詫曰。得人居矣。此時亞魯溫之樂。較諸舵工望見平陸。樂乃尤甚。卽力趨而前。斐里樸心緒潮起。故行步轉紆徐而後。亞魯溫曰。吾意欲在是間。得小雞子及麵包。較諸卡森中盛饌爲美。亞魯溫語時。已見白堊之牆。牆外一色秋林。赭葉攢聚。愈形白堊之白。亞魯溫曰。此間必爲祠宇。語時已至門次。屋宇頗傾頽。中有一樓。四周皆林木。決爲古廟。因曰。出家人結構。頗幽邃。可人意。地距小阜之上。樓居小阜之腰。高處尙有小山莊。牆中環以橡樹。寬可四十畝。樓面南而構。階下細草蒙茸。小溪淙淙。然抱階而過。疊靈石爲山。以卵石爲徑。翼以扶欄。唯年久敝矣。卽鐵欄亦已鏽澀。然結構位置至閒雅可愛。且空翠爽肌。亞魯溫自語曰。如是靈境。胡以不加修葺。且人跡不恆至。而牆上亂藤如披綠帔矣。且院

中之小橈及牆壁皆上苔蘚紅綠間雜窗櫺既爲風雨所敲亦多凋敝而欄杆上  
卅字亦散落不齊百葉之窗廢墜過半尙有其一懸於匡上者扉腐欲頽院中果  
樹則亂枝縱橫不結一實草荒徑掩長幾沒脰眼中所觸四望蒼涼令人悽然動  
色忽雲開日漏直射此荒墟之境苔痕樹影百色俱露已而日翳慘狀復生亞魯  
溫自念此屋果屬誰家顧此等園林棄置弗居其人得毋愚陋正夷猶間從門外  
樹下忽突出一女子行過亞魯溫之前其疾如風亞魯溫大駭噤不能聲斐里樸  
亦見之卽曰亞魯溫詎白晝有鬼邪亞魯溫方引領向欄杆內盼自言曰吾入夢  
乎拭目欲更見其人且曰此人自右出而左嚮必尙在彼間恨爲虬枝所蔽因指  
示斐里樸令觀之斐里樸曰是果何人亞魯溫曰吾又安從知之此女行蹤甚怪  
似鬼非人語時頗震懾且曰此女飄瞥面白如牛乳而衣服純黑非鬼而何且以  
目視我我身爲之寒慄斐里樸曰其貌如何亞魯溫曰瞥覩胡知其妍陋斐里樸  
曰且勿歸飯姑留此觀其究竟汝不觀彼中窗格皆紅必爲鬼區住僧他出故女

鬼入居。是間。吾今二人當往。跡其人。語未竟。卽聞有聲如飛鳥爲人把握者。細聽之。又似溪流。鳴咽爲石所梗者。二人注視道上。經此女人行處。初無足印。斐里樸曰。是大怪事。遂循牆而過。得一小路。可通蕭蕤之村。沿路直前。徑合巴黎大路。牆垂盡處。又得一門。亦可通此廟內。注視已得樓之正面。其傾頽如故。樓空瓦落。光漏久。無人居。小果從林端下墜。爛於地上者。纍纍然。院中有一牛。方喫草。其旁有花台。雜花尙生。牛亦嚼喫狼藉。更有一山羊。就嚼葡萄之葉。斐里樸曰。如此園林。居然無主。視門外有機。本安電鈴。力按之。亦無聲響。但聞小水潺潺之聲。大門之次。尙有小門。嚴閉。力推不能入。斐里樸謂亞魯溫曰。此狀大奇。亞魯溫曰。我思此女必屬神巫。依此荒祠。肆其妖妄。時門內之牛已出門外。以舌舐鐵欄。似迎迓此生人入內。方牛出時。而小樹中亦突出黑衣之女。力引牛。縻頭上。包紅巾。巾下之髮作小辮。四垂。似久久未加櫛沐。衣黑裙。短雙露其脛。頸上無領巾。肉作紅色。顏色微青。二目直視。而牙齒參差。巉露如狗。斐里樸稱曰。女士。女聞聲亦倚欄杆。視



此二人忽作異狀。且爲獮笑。二人愕然。斐里樸曰。敢問女士。此爲何地。此空宅又屬何人。女士何姓。長居此邪。或來自村莊。女終不答。而喉間格格忽爲野獸之聲。亞魯溫曰。此女非聲。卽啞女。忽言曰。廟斐里樸曰。此女士之言良是。卽不見告。吾輩亦知其爲廟矣。二人再問。女頑鈍不答。顏色時絳。時白。手引牛。縻旋轉。無有休止。牛欲就草。女引之。不釋。牛乃大窘。女細審欄外。二人目光上下。無定。口中仍格格。如有所言。但不能辨析。其音吐斐里樸。張目欲鎮攝之。卽大聲曰。汝何名。女曰。幾尼猥。語後發聲而笑。亞魯溫曰。此牛馴養。似解人性。見人來迎。其間必有主者。吾今試放一鎗。或主人聞吾鎗聲而出。亞魯溫方欲動鎗。斐里樸搖手止之。曰。吾觀此女。似有心病。試觀此怪女。已轉入小樹陰。而去。行乃徐徐。二人自背後觀之。衣半破之衣。髮已四披。其背垂於腰。脊似長。日如是。初不略加梳掠。行次引頸上仰。罩面之髮略開。旣復俯首。髮仍下覆其面。其尤奇者。行步趨捷如飛鳥。殊無閨秀之容儀。此女忽撲蘋果之樹。仰引樹枝而上。旣上。則或升。或墜。或臥。或起。皆輕。

便異常如栖鳥摘取蘋果食之食已翩然落地快逾松鼠卽在樹間翻觔斗爲樂忽爾引手上仰厥狀如僵而雷聲忽震於天半女卽猝起若臥狗之見生人散髮立分面目及肩膊亦立見其白如玉計其膚革至佳必爲美人起而大哭亭立無動起時近諸小溪之次疾脫其履以足納諸水中時伸時縮水花四噴足玉而水珠也移時跪諸水濱伏而沐其髮髮出水甚長水落如珠璣閃閃耀目亞魯溫曰此女風矣女忽呼曰幾尼猥二人咸知幾尼猥者必此女之名矣女沐後自分其溼髮髮分左右面容盡露見二人尙立欄杆之外卽疾奔至門次言曰願爾平安其聲甚低而柔二人茫然不解所謂亞魯溫審其眉目至秀慧可愛而肉色尤瑩潔唯白處微微露出藍色之細筋亞魯溫方細審女貌迴顧斐里樸已仰臥草間厥狀如死亞魯溫大驚卽向空發槍取救於人亦欲驚醒斐里樸乃槍聲旣動風女大驚而奔且奔且喊若野彘之受創正於是時聞道側麟麟有車聲亞魯溫揚素巾招引其車車亦隨招而至車中人爲女友格蘭魯故人也格蘭魯立時下車

幸車中挾有果子鹽。合水。灌斐里樸。水下。眼張。卽遠盼風女於院中。女方往來行。哭。斐里樸亦發聲而哭。其音甚悲。復又閉目搖手。示亞魯溫請移己身。他適不欲。更淹。是間格蘭魯曰。我請徒行。以車載臥人。亞魯溫曰。格蘭魯。此怪女爲誰。格蘭魯曰。據人言。此女自冒琳司來。系出貴冑。又有人言。被風疾久。唯在此。已二閱月。吾亦莫詳其究竟。於是車載斐里樸歸卡森道中。斐里樸似醒。言曰。是人果爲他矣。亞魯溫曰。他爲誰。誰爲他。斐里樸曰。此爲司諦芬氏。聞已死矣。何爲尙生。顧卽生存。而腦筋已壞。吾思故時情狀。非死不足以對是人。亞魯溫亦不欲詳問。以去卡森尙遠。且斐里樸神儀喪失。已類死人。中心大震。亞魯溫防女子之風狂傳染。及其良友。迨將近時。卽呼從者延醫。斐里樸甫以身就榻。而醫生已至。醫曰。斐里樸幸無積食。病不至死。於是部署侍疾諸事。勿勿歸而取藥。藥入睡足。醫生守而不去。明日少瘥。醫生仍不行。謂亞魯溫曰。斐里樸腦筋受病深矣。此人曾冒大險。而性質沈驚。一喜一怒。咸動神經。若能支柱一日後。或能無事。於是又一日。斐里

模病愈。醫生始許其出。亞魯溫既見斐里樸。斐里樸卽堅握其手。言曰。今日吾尙有求。爾趣往廟中。探取風女之行蹤。俾了了告我。我卽坐候於此。亞魯溫聞言。以馬馳赴廟中。既至。有人卓立於門外。旣頤而瘦。容顏溫雅可親。亞魯溫爲禮曰。先生僑居於是乎。其人曰然。亞魯溫遂述來意。其人曰。當日君曾放一槍。幾殺吾病女。亞魯溫曰。當日之鎗。向天而放。未敢冒昧殺人。其人曰。君苟死其人。爲事善也。亞魯溫曰。鄙人亦不知其所以然。敝友斐里樸一見女士。幾戕其生。其人曰。君友爲伯爵斐里樸乎。語時以手自搓。狀甚焦煩。徐曰。其人曾至俄京乎。彼亦曾居俾沙而納河乎。亞魯溫曰然。吾友爲俄騎所得。囚拘西伯利亞十二閱月。今歸矣。其人曰。請先生姑入是間。遂進客廳。破爛殘缺。令人駭愕。几上有至佳之瓷瓶。已四分五裂。尙有巨鐘尙完好。罩以玻璃之匣。窗上之奩。撕裂都盡。而室中之幔。幸勿動。其人曰。如此種種。均吾病女所爲。此女爲吾姪。雖風病不可以醫。而吾心終不死。卽糜費一無所惜。於是又絮絮語亞魯溫。（以下別提一段。是記者補敘前半

之事。不關廟中人口述。

當一千八百一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號。黑夜九點鐘時。法國拿破崙之元帥威克討。在司徒查卡立壁。俄兵大至。苦戰一日。至晚已不自支。留兵一千守壁。遂以兵退。近河濱。設二浮橋。令橋成後。此守壁之兵亦退。且令招撫亂兵。唯此亂兵既饑且寒。有留壁不行者。已而亦紛然過橋。見橋次拋棄輜重無數。亂兵心動。欲挈取而行。遂不渡河。則雜劈車材生火。割死馬之肉。炙而食之。縱橫臥地。以力戰數日。食飲皆血。飢疲已極。稍得食物。決不再前。昏然酣睡。似以司徒查卡之村莊爲堅城。且村人已前避此亂兵。特來爲代死之人。正偃息間。而俄人巨礮已向村而縱彈。亂兵受彈多死。然尙弗逃。第所死者多。被創之人。而矯捷者。尙能走避。且續來者尙不止。三五成羣。斫屋材生火。就而烤之。彼此擠背。取煖。兵官大呼渡河。言不渡者。明日將盡死。然皆無動。兵官復傳呼曰。今縱飢寒。尙不卽死。明日敵來。汝輩一無免矣。已而所餘屋村幔帳。一夕都燼。有得小屋攢聚者。一爲強有力所逐。

亦立逃奔。終夜擾攘。後來之兵。無屋避寒。爭臥血泊之上。枕藉皆屍。俄兵已垂至。人聲嘈雜。大將號令。亦不之聞。威克討所部僅五千。與俄大將威秦司替司二萬人敵。在勢萬萬不勝。而亂兵復偃臥岸上不行。威克討不得已下令。踐臥人而過。敗兵亦甘爲馬蹄所踐而死。萬不能起立圖生矣。是晚十點鐘以前。俾魯諾已以兵過河。未登橋之先。留其後隊暫守司徒查卡。領隊者爲伊里。夜半時。伊里挈一小弁出行帳。而行帳卽在橋次。夾岸皆法營。而俄軍之礮亦漸停。早上火光燭天。地上之血爲火光所射。轉深黑可怖。此亂兵爲數可三萬不止。一國之人移時均爲拿破。崙聚而待殲。於是間其賤等於庶獸也。伊里謂小弁喜朴曰。此等人吾輩宜以術救取歸國。一至明晨。俄兵必到。俄兵到時。此浮橋宜卽燬。爾今往告敗兵。立起渡河。尙可得生。且爲時促矣。更告大將和尼爾。以兵向後而退。爾苟見和尼爾拔營。汝卽隨之就我。當選精兵將輜重焚燬。亦正所以趣吾殘兵渡河也。果殘兵能起立而過橋。則大佳。顧非焚其輜重亦不足以速其行。適布西亞將發令。

燒營。吾若早從其言。死者亦不甚烈。惟造橋之匠兵五十人。或同時皆死也。語後引手自拊其頭。爲焦煩狀。自念波蘭之地。或卽我葬骨之區。輾轉間。此小弁喜朴已力馳赴司徒查卡甫。及百步。伊里卽下令焚近橋之輜重及營房。迫令殘兵渡橋。小弁喜朴至司徒查卡時。尙有板屋一區。未經焚燬。見有一人臨門而有作喜朴卽曰。屋中人多乎。此人方以劍斫樹。不卽應。但曰。汝自入視可也。喜朴曰。汝非斐里樸邪。斐里樸亦迴首呼曰。老友。此時喜朴之年。與斐里樸正相若。同在三十左右。斐里樸曰。吾以汝過河矣。且汝此來。能得糗糧濟我乎。且言且剝樹皮。授馬。馬餒食樹皮。若甚甘芳。斐里樸曰。喜朴此來。甚愜吾黨之心。喜朴曰。吾此來爲覓主兵者。述吾主將伊里。命我語諸君。趣以大隊退屯曾伯林。此時尙有餘裕。諸君一退。吾卽放火。迫促殘兵渡河。語未竟。斐里樸曰。聞爾言。吾周身皆聳動作熱氣。吾今尙有二友。須同行。苟非此二人見累者。吾久自裁。所以不卽死者。正爲此二友耳。試觀此瘦馬。不殺以療飢。亦正爲此二人之故。究竟汝曾否有麵包餘屑見。

救。吾已三十句鐘不食矣。吾尙能力戰者。正欲鼓動其力。忘其飢疲爾。試思生人至三十句鐘不食。尙何生機之有。喜朴曰。吾媿報君。糗糧盡矣。唯貴營之主兵者。亦在是乎。斐里樸曰。否。屋中均創人。汝但前行。見有狀似豚柵者。主將卽在是間。君趣行。後此果得歸。巴黎在跳舞場中。句語甫及半。嚴風驟過。咽爲之哽。喜朴亦不能開口。再問。遂行。於是萬聲皆寂。但聞創人呻吟之聲。及饑馬力嚼樹皮之聲。互相酬和。斐里樸納劍匣中。引馬而行。馬戀樹皮。尙不卽走。斐里樸曰。吾馬可趣前。此遭能救司諦芬之命。全恃汝矣。今且到司諦芬處。或二人同盡。耶或能逃生。均所難定。此時斐里樸以忍寒之故。披女衣於肩。稍抵隆寒。血泊滿地。因寒成冰。沿路濡滑。斐里樸健步取煖。引馬可五百步以外。見大火發於其前。先是晨起。斐里樸留車一輛。並留一健卒侍司諦芬夫婦。於是間。此時奔視二人。火卽發於留車之處。愕然大驚。迨近時。見此車尙存。車中美人。卽年少同遊之侶。最所繫戀者。至時見數十敗兵。斫木材聚而嚮火。此爲最後逃死之人。四顧憧憧。有同人海一。



派。呻。吟。淒。惋。之。聲。隱。隱。俱。含。冤。氣。蓋。數。十。人。奔。湊。至。此。有。不。得。不。行。刼。掠。者。雖。車。中。大。將。卽。爲。司。諦。芬。之。夫。至。此。亦。被。亂。兵。所。刼。幸。二。人。衣。服。頗。厚。亦。近。火。次。敗。兵。聞。蹄。聲。爭。作。異。聲。呼。曰。馬。至。矣。饑。吻。爭。張。一。人。呼。馬。羣。聲。皆。應。卽。有。一。二。人。引。鎗。向。馬。曰。殺。之。斐。里。樸。力。遮。馬。前。言。曰。鼠。輩。敢。爾。吾。將。斫。爾。頭。顱。擲。之。火。中。爾。可。勿。殺。吾。生。馬。彼。間。死。馬。多。胡。不。取。而。炙。之。敗。兵。咸。曰。汝。乃。大。愚。試。問。爾。馬。能。逃。吾。輩。口。吻。乎。汝。不。吾。應。可。也。語。未。竟。鎗。聲。立。發。聲。中。卽。聞。有。一。女。子。悲。號。厥。聲。較。鎗。聲。爲。高。厲。馬。中。鎗。立。滾。尙。未。死。而。敗。兵。已。爭。集。以。鎗。刃。叢。刺。馬。乃。立。死。斐。里。樸。曰。野。人。爾。殺。吾。馬。可。也。唯。馬。背。之。韉。及。手。槍。可。還。我。敗。兵。曰。手。槍。可。還。鞍。韉。可。勿。問。汝。不。觀。吾。主。將。方。忍。寒。而。顫。此。韉。當。留。以。授。之。斐。里。樸。引。目。注。視。果。有。一。人。偃。臥。衣服。不。備。且。戴。破。帽。帽。上。血。液。淋。漓。不。止。斐。里。樸。旣。收。其。鎗。衆。爭。拖。馬。至。火。次。出。刃。割。馬。肉。其。敏。速。過。於。巴。黎。之。良。廚。斐。里。樸。卽。奔。視。發。聲。哀。號。之。女。子。此。女。方。據。車。毡。而。坐。斐。里。樸。亦。進。坐。其。次。女。視。斐。里。樸。無。言。而。晨。來。所。留。之。健。卒。衛。車。者。已。中。